

# 宁波历史上的琴人与名琴

掌故

邢志颖

琴人：  
往来名士尽风流

宁波是一座古琴文化名城，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。宋代时，宁波琴人辈出，尤以琴僧闻名，极具影响力。四明保国寺的则全和尚，是宋代第一鼓琴高手琴待诏朱文济的第三代传人，琴艺超群，又被誉为“中兴之祖”。现在保国寺内仍保留着则全之碑。

从南宋天台宗沙门释志磐于1269年编撰的《佛祖统纪》，可窥得琴僧则全的生平及为人：“法师则全，字叔平，四明施氏，依保国出家。即造法智、学教观，时南湖竟推十大弟子，师为之冠焉。旁通书史，尤善著述。性直气刚，敢言人失，人以是畏之，住三学三十年。”则全和尚琴艺非凡，在其古琴恩师义海圆寂后，编纂了著名琴书《则全和尚节奏指法》，此书后来被收录在《琴苑要录》中流传至今，是我们研究古人操琴指法的重要参考文献。

元代士人亦重古琴。这一时期，浙派古琴的场域范围从杭州扩大至宁波，并一直延续并影响至今。徐梦吉之子徐说，字和仲，亦是浙派琴士的代表性人物。其弟子乌斯道是宁波慈溪人，亦是宁波地区代表性的琴人。徐说向乌斯道传授的琴曲有《修禊》《忘机》《碧桃》《玉树临风》《泽畔》《皎月》《白雪》《春江》《潇湘水云》等，其中乌斯道最喜欢《春江》一曲，并评价“闻其声之洞达，势之澎湃，则神扬意爽，如挟风云上下于天地”。后来，乌斯道将自己的琴艺在家族内传承，他的儿子乌熙光亦善弹古琴。

徐天民是“浙派徐门”的代表人物，名字，号瓢翁，为宋元时期的古琴名士。袁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，现在宁波海曙区毛家巷六号仍保留着袁氏祖宅，而徐天民正是在这座袁氏宅院里作为门客教授袁氏琴法。袁氏曾题诗：“甲申乙酉间余尝受琴于瓢翁。”甲申乙酉年为1284年至1285年，由此可见，袁氏向徐天民学琴时间并不长。在此之前，袁氏的琴法主要受到其父袁洪的教导与影响。袁氏在琴道上的造诣匪浅，有琴学著作《琴述赠黄依然》《题徐天民草书》留世，为后世溯源浙派琴谱流传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徐天民之孙徐梦吉亦对甬上古琴的发展大有贡献。史书有载：“制《琴史》杂言曲调，卒



保国寺“中兴之祖”碑

(邢志颖 摄)



唐琴“石上枯”

(图源自天一阁博物院)

于鄞县大白里，因占籍焉。”徐门琴派的主要活动范围从杭州转移到宁波，并一直延续并影响至今。徐梦吉之子徐说，字和仲，亦是浙派琴士的代表性人物。其弟子乌斯道是宁波慈溪人，亦是宁波地区代表性的琴人。徐说向乌斯道传授的琴曲有《修禊》《忘机》《碧桃》《玉树临风》《泽畔》《皎月》《白雪》《春江》《潇湘水云》等，其中乌斯道最喜欢《春江》一曲，并评价“闻其声之洞达，势之澎湃，则神扬意爽，如挟风云上下于天地”。后来，乌斯道将自己的琴艺在家族内传承，他的儿子乌熙光亦善弹古琴。

经由徐氏三代人的弘扬推广，古琴在宁波生根发芽。现如今，甬地依旧可以找到浙派徐门的身影。从师于徐君跃的慕晓虎、高琳，在宁波开设了浙派徐门琴馆，门生众多。

名琴：  
千古悠悠金石声

历史上的宁波存有不少名

琴，如元代四明士人袁楠家藏有当世名琴“三世雷”。此琴源自赵宋王室遗物，而让此琴价值连城的关键因素，是因为此琴乃蜀地雷氏家族所制之物。

早在唐代，雷氏家族的斫琴工艺便天下闻名。斫琴家雷俨曾奉唐玄宗诏令入内廷，命为“鼓琴待诏”，自此后，雷氏所斫之琴备受后世琴家的推崇。加之雷氏琴谱数量较少，更被后人视为无价之宝。“三世雷”在明代流传至倪可辅之手，恰逢慈溪士人乌斯道为倪家私塾教师，因此得以抚琴观赏。乌斯道对此琴赞不绝口：“三世雷琴，名琴也。唐渝州雷震所制，后震之子某尝修之，至孙某再修。侧视腹中，其识具存。得之者以一器而出雷氏三世，异之，因以名焉。以小篆刻诸底。或谓震之制琴始于祖，至震为三世也。质虽桐梓，尾则海藤，其膝玄玉，其断纹蛇腹，其制宜尼。修不及五尺，而声若金石，清越悠远。”

除了名琴“三世雷”外，宁波天一阁另藏有一雷氏名琴，名为“石上枯”。此琴由近代宁波收

藏家秦康祥收藏，其后人连同一床元代琴、十床明代琴、两床清代琴捐赠给天一阁博物院。这些名琴中最为珍贵的当属这把“石上枯”。

此琴形制为仲尼式，通长122厘米。面板用桐木，外黑漆，岳山、承露、冠角和龙龈处用红木。在琴腹内侧面刻有行楷“唐开元二年雷霄斫”，龙池上方又刻有“石上枯”三字。凤沼上篆“楚园藏琴”，下方篆“三唐琴榭”。这两个篆印均为清末藏书家刘世珩所刻，是其别号。古琴历代以有断纹者为珍品，其中又以蛇腹断为最古，此琴有蛇腹断、冰裂断纹于琴身，可见年份之久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10月16日晚，天一阁举行了“清聆·石上枯”的古琴音乐会，赵家珍、王鹏、杨青等古琴名家亲临现场，使得天一阁博物院所藏唐琴“石上枯”重响于今。同日，宁波古琴协会成立，标志着古琴文化在宁波的不断发扬光大。

老照片

蔡体宽

想着昔日的塘河路，好像昨天刚刚走过。

就从一首名为《潘火桥》的七律说起吧，诗名后注“即搬火桥”，作者张琴，写于20世纪初叶。“迤迤长堤十里遥，好将旧迹问渔樵。一程引入柯亭胜，指点东塘第七桥。长塘迢迢到东柯，且住行行过客多。竟道此中形胜地，应将潘火作盘河。”原本桥头有凉亭，朝东看，可见莫枝堰附近的山影，沿着塘河边走上八九公里的石板路，就到东钱湖了。

倒过来说，从莫枝堰往宁波城里的塘河路，在右岸，是连绵不绝的石板路。一路行来，到了潘火桥，石板路就要从左岸行上一段。那个年月，塘河上行船频繁，拉着船前行，纤夫不时从塘河路上来来往往。只见纤绳从桥的这边飞也似地钻过桥下，从另一面翻腾而上，越过桥栏，回到拉纤人的手中。我儿时最喜看纤夫甩绳，艺高的，一下子就成功了，有的纤夫就要放放收收、拉上拉下好几次。

过了潘火桥，在左岸的塘河路上约200米，又见一桥，名“杨曙桥”。这是见了桥栏上的字，才知其真名，原以为是“杨树桥”。石板铺的塘河路，与桥的石级相连。经过此桥，又回到右岸，再沿塘河路前行。这一拐处的绕道，像一个符号，让赶路的人可以歇力休憩。从潘火桥到宁波8公里，我有位同事，从前家住东钱湖，在宁波效实中学读书期间，每周从塘河路上步行回家或返校。说经过潘火桥，总要在凉亭里歇歇，在河埠头洗个脸，然后过桥。那些都是60年前的往事了。

过了杨曙桥，朝前走不多时，见一小石桥，桥栏约半米高，表面光滑，有点微红，小巧可爱。桥栏的横面上，镌刻着隶书繁体字“乐”

字。走到这里，离四眼堰也不远了。



潘火桥旧影(本文作者的父亲摄于1957年5月初)

古迹

颜文祥 文/摄

置身石门村，感受到了一个秀丽山村古朴背后的深邃。

那天，踏着淡淡的秋阳，我走进余姚陆埠镇石门村，眼前的景色是那么熟悉，依山而筑的民居，潺潺欢唱的小溪，偶尔间在耳际掠过的鸟声，还有四周摇曳着诗意的翠竹和山峦间被风染红的枫叶。突然间，仿佛回到了我的老家万荣村。万荣和石门一样，也是藏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小村。两地很近，如果步行的话，也就半小时的路程。但直到大学毕业那年，我才第一次走进石门。

20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姚城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。有空的时候，常到余姚图书馆看书，结交了一位搞摄影的朋友，他背着相机跑遍了整个四明山。有一次，他对我说起了石门村，蓝天白云、古藤老树、飞瀑水碓、小桥流水，他说石门村处处是诗、是画。说得我心驰神往。心动不如行动，一个秋日，我和他一起走进石门村，在我眼里是那样普通的景色，却让这个搞摄影的朋友不断地按着快门。

在一处老屋前，我们遇到一位年轻的村民，热情地邀请到他家喝上一杯茶。走进他家，我惊呆了，不是因为简陋，而是因为那满屋的书。说真的，当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藏书如此丰富的人家，而且是在如此偏僻的一个小山村里。攀谈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位姓罗的村民，因为家境贫困，高中没有毕业就回到老家



尽管现在的石门已被削去了一大半，但昔日雄姿犹存。

## 深邃石门

务农，但是耕作之余，他从没有放弃买书读书的念头。得知我也喜欢写作，他拿出了厚厚一本读书笔记让我指点。翻开封面有些发黄的笔记本，字里行间，我仿佛看到一个山里人与命运的搏击和对人生执着的追求。他对我说：“其实，在我们村，有许多像我这样的人，在书本中孜孜不倦地追寻自己的梦想。”

从此以后，我对石门村有了一种别样的情愫。当我再次来到石门村时，风景依然，一切于我，仍是这样的熟悉与亲切。只不过，我已查阅了有关的资料，发现弥漫在石门村的文化气息并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有着深远的

人文底蕴。一般的山村，多以居住人的姓为村名，比如我老家附近的蒋岙、翁岙等村，就是因为村民多姓蒋姓翁而得名，但唯独石门村是个例外，这个例外的背后涌动着一种对文化的传承。翻开石门的史志，会发现两位历史名人与石门有着不解之缘，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，一位是隋唐时期的大书法家虞世南。

黄宗羲足迹遍布四明山，曾著《四明山志》，对四明山中的许多名村有过记载，其中就写到石门：“石门山，石壁对峙，若门束流，于下可容一人而过之。门之外有崩湍数十道，为水帘，门之内有龙潭。”

村里的老人告诉我，石门村的村名源出于此。当年村后有两道天然对称的石梁，汇聚于石门大溪之上，形成了一扇巨大的石门，俨然还有门梁、门顶等，鬼斧神工，栩栩如生。但20世纪70年代，村里拓宽道路，致使石门大溪存半，古老的石门也被削掉大半，只留下两边的石梁。但这里秀丽的风光不减，难怪当年黄宗羲还写下这样的诗篇：“石门相去无多路，此日重来三十年。世事已随沧桑变，瀑泉仍向屋头悬。数家好傍猿人住，顽石曾亲虎子禅。却怪买山非不早，至今犹未结茅椽。”由此可见黄宗羲对石门的偏爱。

其实，对石门村更偏爱的当数虞世南。村里人说，虞世南就在石门村住过，而且还为石门村做了不少好事。可惜的是，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没有记载。虞世南曾封永兴县公，故世称“虞永兴”，现在村里的永兴庙就是专门纪念和奉祀永兴公虞世南的。在村里，我没有发现虞世南留下的一丝墨迹，但看到了村人对他的无限推崇。现在永兴庙香火颇旺，也许就寄托着村人对这位先公的敬意吧。

岁月的风雨剥蚀了村后对峙而立的石梁，只能容一人而过的石门已豁然洞开，不论是黄宗羲，还是虞世南，他们留下的足迹已被穿村而过的山溪冲刷，但冲不走村人对他们的敬意，这份敬意，永存在每个石门人的心里。

回味

林文源

姚江之畔，曾有我家奋斗廿载的一亩八分水田。舅舅家的田地，则在一埂之隔的地方。父母上班工作兼顾农活，忙碌那年，我家一季的稻谷亩产量，只有舅舅家的七八成。稻穗黄时，父母在路上遇到任何一个亲戚，说了哪天收割，然后这个信息会自动口口相传。到了那一天，能到场的劳力准时在田间集结。我家的抢收抢种，常常仰赖叔、伯、姑、婶、舅、姨的帮忙得以完成，而我们子女也必须全部前往“火线”增援。

夏收夏种，是我中小学暑假时的重要功课之一。劳作的辛苦如今已烟消云散，令人胃口生津的卤牛肉反倒在记忆里生了根。炎炎夏日里，亲戚们来帮忙干农活，他们的，除了本地鄞江产的2双K牌啤酒管够外，牛肉是必不可少的重要。其他的下酒菜还有炸兰花豆、盐水毛豆、水煮花生、葱油螺蛳、白切鹅肉、红烧塘鱼……都颇有夏日风情。但它们在那盘卤牛肉面前，显然暗淡无光。

那时，慈城镇上卖熟食的有好多家，唯独这一家有口皆碑：纯用松木柴火烹制牛肉，然后数小时留在秘制的卤水中，食之齿颊留香。那个矮胖的店主老人，数十年如一日，从锅里取出热腾腾的肉块，慢慢切片。那飘荡的香味，醇厚而悠远，仿佛凝聚了千年市井的烟火气。

店铺位于镇东街上，当年我上学必经的路口。周围既有高高马头墙的深宅院落，也有瓦片山墙略带颓废气息的贫民矮房。如今我偶尔还会去那条路走走，可惜街巷已经面目全非。每年暑假的某一天，母亲会从早市上买回他家的卤牛肉，看着竟有宝石般的质地，晶莹剔透，汁水丰盈。看到卤牛肉，我就知道今天

## 回望昔日塘河路

可见前人做事考究。此后一段塘河路，在石板路沿河的一边，另又扩出半米宽的水泥长道，平坦的路面上有防滑之线窝，密而齐整，就像城市里的“水门汀”路面。春日长闲光景，行走在塘河路上，满目菜花如金，花气不俗，一大片田头的后边，炊烟在乌黑的屋瓦上空飘散开来，显得宁静。望望远处的青山，看看划脚船在塘河里激起浆落。过了乐仪桥，就看见“四脚凉亭”了。这凉亭就四根方形的石柱，周周无墙，顶上木梁涂红色，砖皮尚好。“四脚凉亭”是塘河路上的一个记号，从潘火桥到宁波城里，这里约是一半的路。骄阳之下，亭里一站，河风吹来，顿觉凉爽。春雨绵绵之际，远远望去，则有宋词风韵。凉亭中的四根石柱上，均刻有对联。

过了“四脚凉亭”，不多时，即到横石桥了。这里河面较宽，两岸间由两座桥连通，一为老桥，再以新桥相接。坐航船，常从老桥的桥洞下经过。凉亭是新建的，水泥平顶，三面有墙和水泥凳。再朝前行，经高高耸起的铁路路基，坡上长满青草，爬至顶上，就见宋诏桥了。

宋诏桥旁的凉亭里，有一年长者摆着小摊，卖炒豆、糖果、甘蔗等零食，与我们路人说话，问向此去何方，很有人情味。再往前慢慢走去，就到了白鹤桥了，桥对岸有小店，小店水泥屋顶，似一方形面包样式。

走到这里，离四眼堰也不远了。

## 农忙时节的卤牛肉

将是腰酸腿疼、挥汗如雨的一天。虽然我不嗜卤，但随同长辈在烈日下干活，想到卤牛肉，似乎有了力气，有了企盼。至今脑海中还时常浮现过的那一幕：满头大汗的我仰望蓝天，雨过天晴有一道绚丽的彩虹，一如卤牛肉的酱色切面上，那隐约闪烁着七彩炫纹。

他家的卤牛肉，不但好看，而且好吃，有嚼劲而略脆。最难忘一口咬下的滋味，咸、甜、鲜、香浑然一体，再蘸任何椒盐、料汁都显得多余，令人恨不得咀嚼稍许，囫圇吞下。

直至今日，不但水杉簇拥的故园消失了，亲友齐心劳作的场景消失了，就连那记忆中的美味卤牛肉也无迹可寻了。前几年，母亲告诉我，那位卖熟食的老人去世多年，并没有子女继承家族的手艺。

或许所谓的美食，必须要有无可替代的唯一性，跟生活中的汗水记忆一样。